

清初儒臣

# 陈瑛在台湾

龙鸣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清初  
儒臣



清初儒臣

龙鸣 著

陈瑛在台湾



北京燕山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清初儒臣:陈瑛在台湾 / 龙鸣著.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402-2667-1

I. ①清… II. ①龙… III. ①陈瑛 (1656~1718) —生平事迹  
IV. ①K827=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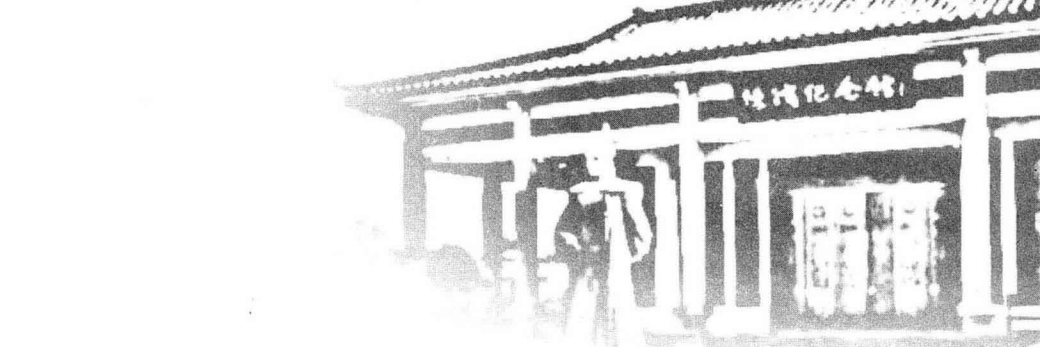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07995号

---

|      |                |           |
|------|----------------|-----------|
| 作 者  | 龙 鸣            |           |
| 责 编  | 陈桂娟 李满意        |           |
| 特约编辑 | 李文雅            |           |
| 装帧设计 | 洪淑媛            |           |
| 出版发行 | 北京燕山出版社        |           |
|      |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53号  | 邮编 100054 |
| 印 刷  | 新民印刷有限公司       |           |
| 开 本  | 880mm x 1230mm | 1/32      |
| 印 张  | 9.5            |           |
| 字 数  | 230千字          |           |
| 版 别  | 2011年10月第1版    |           |
| 版 次  |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           |
| 定 价  | 38.00元         |           |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 序一

邓碧泉

作者龙鸣研究陈瑛已有三四年时间，报刊上不时刊有龙教授的相关研究成果。为了加强两岸文化交流，作者应湛江市台湾事务局之约，在短时间内写出这样一本书，实属难能可贵。在这本书中，作者通过陈瑛在台湾的一系列生动事例，展示一代清官廉吏、能员干吏的精神风貌。看到这本书，很高兴我一直以来的提倡有人响应，更高兴我若干年前研究的点滴成果《陈瑛诗文集》能成为作者继续攀登的垫脚石。

陈瑛在康熙年间，读书，由举人到进士；做官，从县令到巡抚总督。在台湾做官，是他宦宦生涯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功绩也是他一生贡献的重要部分。

清初社会秩序初定，收复台湾后，需要能员干吏前去治理。这批治台官员对台湾的贡献巨大，甚至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们的努力使台湾从原始的渔猎文明进入农耕文明，从原始社会状态进入封建社会，社会文化从自发的杂乱状态进入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繁荣时期。社会秩序的安定吸引了许多大陆移民涌入台湾，他

们带去的文明习俗不断改造着台湾社会，带去的先进工具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迅速拉近了台湾与大陆发展的距离。总之，国家统一带来的好处在台湾表现得更为显著。

在这批治台官员中，陈瑛是最突出的一位。他三领台湾，管理时间最长，做出的贡献也最为突出。经济上，他“弛铁禁以利农用，招垦荒田以尽地利”，抓住了农业发展的根本。他坚决支持商业发展，并解决了困扰台湾多年的仓储问题，使经济迅速繁荣。文化上，陈瑛起到奠基者的作用。他捐俸建设了许多文化设施，修葺各种文化建筑，是早期治台官员中建设文化设施最多的一位。同时，他延师资、建学校、置学田、定学规，在台湾居民中培养出一大批人才。本书对这一方面论述得十分充分。政治上，陈瑛整顿了混乱的秩序，禁绝了许多苛政陋规。为了纾解民困，他发布了许多禁令，严厉管束属下胥吏，防止其利用权力扰民害民，从而得到史家“海疆治行第一”的评语。

陈瑛为什么能取得如此成就？作者总结出三点原因：勤政、善政与廉政。

陈瑛勤政，对职业敬畏而执著。有了这种心态，他方能时时勤勉，处处谨慎，“昀昧治政，夜分乃罢”。按照当时的惯例，许多官员聘请师爷，代劳案牍文牍，处理日常事务。而陈瑛从县令到巡抚，从“未尝延致幕客”，“一切奏章檄移，尽出己手”。他头脑清醒，深通经济，务事公正，亲历亲为，把大



小事务处理得清清爽爽，“案无留牍，而野不苦追呼”。

陈瑛善政，对官与民两类人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对官，严格控制；对民，实心爱护。为了限制官员胥吏胡作非为，他在不同时期，根据实际情况下达了一道道禁令。这些禁令或直接对官吏耳提面命，或刻于石碑，监督官吏严格执行。对“番民”，对商人，对农民，他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得到台湾百姓热情的支持和拥戴。所以，他和朋友卫台揆一样，在各处当官“所至人乐，既去人思”。老百姓听说他要走就拼命挽留，实在留不住，就给他立功德碑、去思碑，记载其功绩以表达感激之情。陈瑛死后，百姓将他的塑像请入名宦祠给以香火供奉。所以，陈瑛善政的结果是“吏畏民怀”。

廉政，可谓陈瑛最突出的人格特点。《周礼》中提出的考察群吏的六项标准：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陈瑛都一一符合。史书记载他的每一段仕宦经历，总是会出现这样的语言：“绝苞苴、杜请托”，“风棱峻厉，屏绝苞苴”。他常说：“贪不在多，得非分一二文便如千百万。”这是成就他伟大人格的关键。

陈瑛能做到勤政、善政与廉政，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民本思想给了他不懈的动力。他把为民请命、替民申冤、为民做主作为自己的毕生使命，形成了自己内在的精神品质。他的志向、操守和勇气都围绕民本思想产生和展开。幼年他即“志于道、志于仁”，立志报国。他用严格的操守来约束自己

的欲望，一生清廉自守、清贫节俭、束己利他，“不以富贵撓心，不以仕宦弃学”，把物质享受让位于实现志向。因此，陈瑛才无私无畏，有了非凡的勇气，才敢于去碰一些棘手的问题，完成常人所不敢完成的任务。他在福建古田减裁冗员，精简机构，解决了“天下第一难题”。在台湾，他率先舍弃自身利益，进行自我革命，革除了能给利益集团带来巨大财富的官庄。

本书写了陈瑛在台湾十年的为官经历，占他仕宦生涯的一半。还有一半呢？陈瑛在北京、四川、湖南，还有他当官以前学习、考试、造福家乡的非凡经历，都是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希望作者继续研究，深入挖掘陈瑛文化，将其奉献读者。

是为序。

（作者系较早研究陈瑛的著名学者，湛江师院客座教授）

2010年11月8日



## 序二

陈冠甫

陈瑛究竟何许人也？从我读书识字至今，五十余年，皆不曾听闻，一直到去年大陆这边邀我组团参与雷州半岛第一届闽南文化交流活动，并为陈瑛纪念馆赠匾举行揭幕仪式，才知历史上有此一伟大人物。到底什么原因造成台湾人民对陈瑛的陌生呢？大概不外是过去小学、中学、大学的历史教材只字未提吧！为了从事文化交流，于是自书柜取出雅堂先生连横的《台湾通史》，从“列传”目录竟找不到“陈瑛”二字。连生平仅一小段的林圯、林凤、吴球、刘却等三十余人，均得以其名姓列传；而陈瑛虽独获表彰为“循吏列传”之首，却置于卷三十四列传六，何其后耶？

不过换个角度想：《台湾通史》之所以会立“循吏列传”，必仿自《史记》，夷考《史记·循吏列传》载：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盖官吏若循法称职，不先为乱于上；下民也就会洁身自爱，不敢胡作非为了。《台湾通史·循吏列传》将台湾县第七位知县陈瑛列为第一位传主，其次才述及登科辈分较高的季麒光，接着始叙在





台湾期间官位最大的首任知府蒋毓英，再介绍比陈瑛更早莅台的张玠、靳治扬、李中素、卫台揆等，但文字几乎均不超过百字。足见雅堂先生的安排，自也有其眼光独到之处，这是不容抹灭的。今台湾人之所以不识陈瑛，完全错在过去的历史教科书未曾提及。

康熙二十三年（1683年）六月，郑军叛将施琅以清福建水师提督之名率军攻占澎湖，攻战月余，郑军败绩，郑克爽归降，宁靖王朱术桂自以天潢之贵，义不可辱，合家自尽。当清朝攻下台湾之初，康熙皇帝以为“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对台湾的去留举棋不定。同年（1683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施琅上《台湾弃留疏》，强烈反对放弃台湾，极言它实关江、浙、闽、粤四省的要害，为天然之屏障，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即使台湾是不毛荒壤，也需借内地的财力来保住它；更何况只要将内地溢设之官兵汰减分防，并未增加朝廷的负担呢！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四月，清廷乃划台湾为一府三县，隶福建省。以明郑的旧天兴州改称诸罗县，析万年州为台湾、凤山二县。府治设在东安坊（在今台南市），设台厦兵备道驻府治，兼理提督（军事）、学政（科举、教育）、按察（司法）使司事，分泛水陆；以台湾县为附郭，疆界旧志记载不一。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春，因福建巡抚梅鋗的荐请，朝廷遂派精明干练的陈瑛出任台湾知县。越二载，以绩优升调北京，历诸部五年，转四川学政任内，又蒙



## 序二



福建巡抚张伯行力荐，乃出掌政情复杂的台厦兵备道道台。张伯行与陈瑛同为天下清廉端正的好官，两人操守一样矜慎清高；然而伯行性多凝滞，陈瑛则化之以简易。陈瑛在他的《重修台湾县学文庙碑记》中说：“予窃以为：不计功而未尝无功，不谋利而未尝不利也。台令历任，未有调为台道者，而予得以调台道再来；台道历任，未有擢为抚军者，而予得以擢为偏（湖南）抚归去。固属皇恩不次拔擢，捐躯难酬，莫非先圣、先贤及台地山川之神，默为相之。前后九载，饮咸食淡，不为不久；两奉恩纶超迁，不为不速。予不负台，台不负予；天地之间，此感彼应，理或然也。”陈瑛与台湾渊源之深，非仅如此。不久他又转任福建巡抚，后来更代理闽浙总督，均直接管辖到台湾。身为台湾人的我，怎可不知台湾在三百年前有如此勤政爱民的好官呢？

缘此之故，我立即题了“泽被蓬岛”四字，一面请人制匾以赠雷州陈瑛纪念馆，一面又专程到台北市立图书馆，广搜史料，囫圇吞枣，粗浅涉猎后得知清钱仪吉汇纂之《碑传集》、清江藩所撰《舟车闻见录》、清贺代伯撰《陈清端公传》、清张雄撰《福建台湾府台湾县邑侯陈公功德碑记》暨《升授偏沅巡抚都察院台厦道陈公去思碑》等文献最为珍贵。完成于民国七年（1918年）的《台湾通史·陈瑛传》稍嫌简略。而台湾在1961年初版的《清史·陈瑛传》，其文字完全因袭民国十六年（1927年）清史馆编成的《清史稿》。台湾广文书局1978年影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可园蔡冠洛所纂的

《汉学汇编：清代七百名人传》，列陈瑛于政治编政事类，以2761字述其生平，取材详核，纪年正确，深具史才与史识。

几经参研，于是我撰成了《礼部尚书陈瑛铭赞》：

“繫维陈瑛，海康之英。清介简重，进士名闻。古田县令，荣调台员。被絮茹蘖，俭素若僧。绝苴杜托，惠政恤贫。社仓贮谷，水旱价平。履田勘察，减税缓征。案无留牍，野不怨声。立塾兴学，兼海诸生。作文关钮，诀窍讲明。三年秩满，依例调升。父老感德，愿长为民。既迁刑部，主事躬亲。官掌会试，丕振斯文。四川提学，三令五申。廉能持守，弊绝风清。道巡台厦，益励精勤。兴化易俗，霞蔚云蒸。巡抚偏沅，智在兼听。贪官严惩，广布皇仁。再抚福建，卓树功勋。海上防盗，连保可行。雷州堤闸，潮激圯崩。奏请圣祖，修筑更新。渥蒙恩典，总督浙闽。宏猷硕画，一夕归真。追封礼部，备极尊荣。立祠故里，奕叶衔恩。欣今两岸，台海绥宁。在天俊爽，长佑世人！”并且书就《题赠陈瑛纪念馆联》：“吾道不孤，文旌载德荣蓬岛；天心永眷，焕彩铭功溯海康。”该联于2009年首届雷州半岛闽南文化交流会中发表。返台后复撰成《康熙治台第一清官：陈瑛的一生》，于2010年6月1日刊登在《中国地方自治》杂志第63卷第6期（总号730）。今年冬，我再度率团访雷州，承广东省湛江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局林鋈明局长告知：湛江师范学院雷阳文化研究所龙鸣所长已撰成《清初儒臣：陈瑛在台湾》一书，并且征序于我，此时则不容许



再借不知陈瑛来辞谢了。

拜览龙鸣教授大作，知其书稿约有15万字，多出《台湾通史》陈瑛原传180多倍。全书由“廉能为最，舆情悦服”切入，直至“精神不朽，源远流长”止，共分53个章节来介绍陈瑛在台湾的德业、文章及其生活与为人点滴等，可谓巨细靡遗，面面俱到。加之文笔流畅，深入浅出，能从陈瑛平日居官服务及生活言行上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论述，让人物形象更为立体鲜活，而且显得真实恳挚，感觉可亲可敬，这对于作者而言诚非易事。书中引用了陈瑛所作七律十六首、五律三首、七绝六首，颇能印证陈瑛爱民的真情实景。此如《三月初三日泊大登门上岸拜神》中二联云：“愿借长风凌万顷，莫教骇浪阻三川。动心也学临危坐，濡首犹期解倒悬。”《初五阻风大担门梦先严到舟中相看醒后有感而作》颌联云：“欢承亲面浑忘梦，默体慈心未解愁。”深觉在冥冥之中，陈瑛的先人一直庇护着他；而陈瑛也始终以解生民于倒悬为其职责所在，庶几上报朝廷与亲恩于万一。再观其为台湾人民苦旱饥荒而代向天地神灵祈求甘霖的祭文，民饥已饥，民溺已溺，感同身受，真乃至情至性，发乎胸臆。又观其自述：“两宰烦剧，一在穷山，一在苦海，阅历四载，操心虑患，刻无暇逸。”在家书中曾云：“做县令，乃为公家守财，为百姓分忧之日；断无自守之而自盗之，不为百姓而为家计之理。汝父誓不寄银回家，为此也。”因瓜田李下，寄了就说不清，宁可一文不寄，只好鼓励长子陈居隆，“淡薄刻

苦，忍耐过日。”陈瑛把薪俸都捐作修道、府、县衙署，盖明伦堂，购置学田，建筑仓廩，贍恤诸生与灾民之用，真是涓滴归公，了无私我呀！

陈瑛不愧是进士出身，诗文才能如此雅驯。又因居官敬慎，操守清廉，表里一致；才能由县令洊历部院封疆，治理蒸蒸，政绩卓越。我总觉得：古代凡是经由科举出身的人，都是从小就攻读中国文学系，因为熟记了四书五经，经明行修，有了长大后可能不被诱惑的抗体，将来做官才能身体力行宋儒所坚持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抱负，才能像陈瑛如此的廉洁可敬。今天西洋那一套选举制度，弊病百出，实难选出像陈瑛这样纤尘不染而又能力过人的真正好官。深信龙鸣教授此书一经刊布，定能使卓然一代之完人——陈瑛——的道德风范，永远如日月的光辉，普照海峡两岸，甚至全世界！并冀望所有政治人物读了此书之后，更能深切自我反省，庶几不负全民之所托付！是为序。

（作者系中华闽南文化研究会理事长、台湾淡江大学教授）

2010年12月12日



## 序三

陈日光

接到龙鸣教授要我为这本书作序的邀请，我激动不安。

龙鸣教授从山东调来湛师任教，从2007年起开始研究陈瑛。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发表了大量有关陈瑛的文章，擦亮了清端公这块廉能牌子。作为陈瑛的后人，我万分感激，同时也想借此机会感谢所有敬仰清端公的人们，感谢他们为继承陈瑛精神，宣传陈瑛事迹所做的贡献。我在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湛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邓碧泉先生，原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吴茂信先生，湛江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张小刚先生，雷州市政协主席陈秀琴女士，雷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吴群忠先生，雷州市人大副主任吴福春先生，雷州市政协副主席莫廉先生，雷州市纪委副书记邓文伟先生，雷州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梁团先生，雷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牧野先生，雷州市财政局副局长莫颂军先生，雷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陈吴森先生，以及陈伟军、刘谷城、蔡山桂、冯伟、陈志坚、喻民东、吴史文、陈克宏、陈培高、王合力、曹勃良、林文葵、蔡景湛、豪聪、林培南、高在进、张育斌、李龙、郭辉明、郭伟坤



等先生。还有已故的宋锐、柯祥荣、郭羽燕先生。他们都为研究宣传清端精神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可是，我也有些不安：龙鸣先生是一位教授，他写的书，我哪有水平和资格作序呢？龙教授鼓励我：“没关系，你怎样想就怎样写好了。”既然如此，我还好意思推辞吗？龙教授把所有业余时间与精力都倾注在研究陈瑛上，还利用假期不辞劳苦到山东、湖南等地查找借阅有关资料。我作为雷州人，作为陈瑛的后人，还不应该接受他的邀请，在此谈谈感想吗？于是打消顾虑，提笔为文。

2008年下半年，我从报纸上看到了几篇署名龙鸣的有关清官陈瑛的文章，态度严肃，考证严密，条理清楚，不由对作者产生了尊敬与感激之情，便在心里认定作者是一位富有正义感和廉洁情结的人。经多方打听，终于知道龙鸣先生是湛江师范学院的教授，后来我与他有了电话联系，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和他见面了。见面时的第一印象加深了我对龙教授的好感：标准的山东大汉，一股英气、豪气、凛然正气充溢其眉宇间。通过交谈，更证实了我对龙教授的判断。

清朝道光年间，雷州人丁宗洛在龙教授家乡山东济宁做过多年的州同（相当于副市长）。当济宁人民遇到灾害时，他毅然卖掉家乡雷州的一百亩祖田，用于济宁赈灾。清端公是丁宗洛最崇敬的先贤，他清廉爱民的品质深受陈瑛的影响。当时，丁宗洛用十余年的时间四处搜集资料，以翔实的史料编写了《陈清端公年谱》。龙



鸣教授由崇敬丁宗洛到崇敬陈瑛，于是产生撰写本书的想法。有人说这是缘分，龙教授与丁宗洛，与清端公，与雷州人民真是很有缘分。报社的邓志明还专门为这种缘分写过一篇文章。

关注历史是为现实服务，龙教授研究陈瑛，也是为了借鉴这面古代的镜子，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为立足点，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教育学生，关注社会民生，在报纸和网络上开设专栏发表时评，弘扬正义，针砭时弊。我们通过他的时事评论，不难看出他的为人，不禁产生由衷的敬意。

龙教授对清端公研究得很精细、透彻。例如陈瑛三去台湾，每次去在何年何月，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干过什么事，龙教授把他费尽艰辛搜集来的各种史料逐一对照，分析、综合，相互佐证，把时间对接得一清二楚，把事件逐一还原出来。

陈瑛之所以能在他去过的每一个地方都能干出成绩，令同僚悦服，让百姓爱戴，根本原因是他清正廉洁的操守。龙教授在另一篇研究陈瑛廉政思想的文章中分析很到位。如：“‘正’是陈瑛一生十分突出的特色。具体来讲，这个‘正’是三位一体的，即心正、身正、行正。心中有此‘正’字，陈瑛可以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孟子·尽心上》）。处理起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方能无私无畏，大刀阔斧。”又说：“陈瑛不是富不了，而是不想富；不是不能‘乐’，而是甘于苦。”陈瑛通过学习与思考、历练与锤炼树立了



成熟稳定的价值观。他的价值观有两个特点：一是束己利他，重道德操守；二是重视精神报酬而轻实利。

本书的写作是严谨的，是以史实为依据的。关于陈瑛在台湾放犯的故事，在许多的作品中，史实与虚构已经分不大清楚。龙教授从史料出发，详细求证，找到了“陈瑛放犯”故事发展的历史脉络。他以严谨的态度，以史实为依据来写陈瑛。这样写出来的陈瑛才是真实的，令人可信、可亲、可敬的！

龙教授写的这本书，不是小说或影视剧本。文学创作可以虚构，可以夸张，可以随着作者的想象天马行空。但写历史只能根据史实，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要把这种书写得吸引人，无疑要下更大的工夫。《清初儒臣：陈瑛在台湾》在平实的叙述中，让人逐步认识到陈瑛的廉能行为取决于他的人格修养和学识，更取决于他爱国爱民的情怀。这是他当官行政的准则，也是他之所以世世代代为人民崇敬和怀念的原因。《清初儒臣：陈瑛在台湾》让人深入清端公的感情世界里，从清端公的言行举止中，认识一个有血有肉的清官廉吏、能员干吏，一个“知谋国而不知营家，知恤民而不知爱身”，值得我们自豪和骄傲的伟大人物。

龙教授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写这本书的，饱满的感情充溢其间。试摘录两段：“他在自己权力范围内，极力革除弊政。对违法官员绝不手软。在他任内，他禁水丁、禁加耗、禁酷刑、禁馈送、禁滥派、禁冒垦、禁奔竞钻营、禁淋尖踢斛、禁盖仓派累、禁派买猪羊，甚至